

楊 邨 人 著

失蹤

亞東圖書館刊

書 前

韋歷之君失蹤已經三個月了，存亡沒有人知道。

他的父親雖然在報上登了廣告說得如何哀痛悲切，叫他回來，但總沒得一個影響。

我是韋君最親切的朋友，也很思念他，曾經在某刊物上登過一篇小品文在懷念他，昨天忽然接到一捆好像稿子的長信，原來就是韋君給我的信。我真驚異欲狂！

韋君的失蹤的原因，竟有這麼一段悲哀的故事，使人意料不到！平時他

是一個沉默寡言的青年，只知努力做他的工作，不會聽他說過抑鬱抱恨的話，原來他的心靈早已破碎了。

很多的朋友們都在記念着他的存亡，我就把他的信在這裏公開吧。

現在的社會是陷害青年的大陷阱，像韋君這樣的悲慘的受苦的青年，想也不少！唉！被壓迫的青年們啲！我們讀了韋君這信，我們甘願消極，甘願被壓迫了麼？不！不！被壓迫的青年們啲！起來起來！我們更要向我們中國這萬惡的社會奮鬥！我們還要到革命的最前綫上去。

十六年，十二月二十日。

好友！當你接到我這一封長信，一定要詫異而喜慰！然而，好友！我寫這信的動機并不是要使你喜慰，我只是忍耐不住地要向你發洩我的心中的難忍的悲痛罷了！

我這次的失蹤，本來沒有多大的意義，不過，好友！我不給這社會一個失蹤的報告，我又有什麼辦法呢？我的愛人，她要嫁人了，我能夠眼巴巴地看着我的愛人抱在他人的懷裏麼？而且，我愛她，如果我還在她的眼前，我還在這人間，使她依戀着我以至於失去新家庭的平和的幸福，我愛她，不是反而害了她麼？

我常常有自殺的念頭，但是我總不願意，我總沒有勇氣；我不失蹤，我又有什麼辦法呢？

我是多麼矛盾悲涼啊！我願意永遠地和她隔絕，但是，我現在又常常在想念她！常常在記掛她的生活究竟是安樂還是悲哀！唉！好友！我此生將永遠的浸在悲涼坎坷的深海裏了！我真百思不能自解！要永遠地和她隔絕，希望過後半生的多少幸福，但現在反而更為悲涼淒絕！好友！這是命運麼？唉！

唉！

我現在是在南洋的一個僻靜的小島。我已經棄儒學商，在這裏做一個小夥計了。好友！我從此將忘記祖國，將忘記故鄉，將忘記家庭朋友，一切的一切，生為異域的人，死為異域的鬼了！好友！只此一封信，以後再不能得到我的一絲半點的報告了！其實，潦倒悲涼已經斷定我的命運，又有什麼狀況可給世人知道呢？社會是這樣地黑暗凶惡，人心是這樣地冷酷奸險，同我這樣的下場的青年們，怕會少麼？唉！革命！革命！中國的革命人們都以為已成過去的痕跡了！等到人們醒悟過來的時候，呀！那時那時將有震雷疾電狂風暴雨來臨了！好友！我并不是消極！我只是內心悲痛太劇烈了，我只是熱血燃燒太沸騰了，我是一個不關重要的人，我不願作對於大局沒有影響的犧牲，我將努力使革命的基礎鞏固起來之後，給這萬惡黑暗的社會制度一個總推翻！好

友！你不要輕視南洋這地方！某帝國主義者在東方經濟侵略的根據地就在這南洋，我們要打倒帝國主義，我們便應該給某帝國主義者一個大打擊！南洋的弱小民族如果起來革命，哼！好友！某帝國主義的貨物市場和原料發源地便將絕望了！好友！我此來并非消極，我還是要積極的幹！我要實行我們的民族主義。

不過，我這次的失蹤，是萬不得已！原因我在前頭已經說過，最重要的是使我的愛人得到她後半生的幸福，永遠地隔絕。

我的愛人是誰？唉！就是之雯小姐！

十年的相思相愛，現在結果是這樣！我恨她，但我却還是在愛她，在想她。因為是在愛她，在想她，便也覺得應該原諒她。她是一個懦弱的女子啊！我恨她就在這一點。但我原諒她也就在這一點。她是我母親的姨母的女兒。

她是一個很有聲望而又是資產階級的家庭的小姐。她在十四歲的那一年，住在我們家裏同我的姊妹一起到我們鎮裏的C. K. 女子小學校讀書，從那時起，我和她便認識。

那時，我十六歲，在S. 埠A. C. 中學讀書。春假回家，一個早晨，在野外看那綠樹如烟，紅花似錦，游子回家的歡樂的心緒愉快十分，入了家門，望見在客廳上坐了一個從未會過的美人兒，使我呆住！我母親看我回家了，忙躡出客廳外邊來叫我，『歷兒！你來了！今天家裏有新客呢！快來見禮。』說罷牽着我的手入客廳向那美人兒介紹道，『這是歷之，——她是之雯姨娘子。』她站起來向我弓一下腰，我也答了禮。然而，我的臉上却熱起來。她和我母親在談着她家裏的事，我却在一旁的椅上偷眼詳細的看她。她的身材修短合度，雖然只是一個十四歲的小姑娘，但却和成年的大姑娘一樣的身材，舉止大方，

談吐溫存；身穿一套湖色的布衣裙，腳下一對漆皮光面的黑鞋子，襯着一對白色的絲襪子；鵝蛋形的臉孔，兩顆黑白分明有如明珠一般的俊俏的眼睛底下，便是兩片蘋果色的美頰。啊！我從未曾見過這種美人兒！越看越呆，幾疑我是在夢中會見畫上的安琪兒！她抬起頭來，看見我在呆着的看她，兩條視線相照，她的臉上紅了，我的臉上也紅了。『啊！她那兩顆動人魂魄的眼睛！我心裏在抖戰了！』

在午飯的時候，我才放膽地隨着我的妹妹叫她一聲『雯姨』，她也隨我的妹妹叫我一聲『哥哥』。『哦！我哥哥！那不是我的妹妹了麼？可愛的妹妹呀！』——我心裏在想着要說，但終於爲禮教的權威攝住了！

從此後，我和她很親切地說話着，談笑着，都是兩小無猜；我母親也並不禁止，也沒有一半些兒疑慮到將來。一星期的春假也就要到了！在最後的一

天晚上，我感覺得明天就要去學校了，就要離開這個可愛的美人兒了，心裏有點不願意，但又不敢向她表示出來。那夜，真是睡也睡不着。我和我的妹妹住在花廳，我是和我的弟弟住在上房，相隔只有一間小走弄，而花廳和上房都有一個門通小走弄。我睡在床上，聽她在花廳的書聲，尖利溫柔，好像楊柳枝頭鶯語，一陣陣地送入我的耳朵，挑動我的心弦，越聽越睡不着！等到她的書聲沒有了，和我的妹妹的談笑聲也沒有了，萬籟俱寂，她是上床睡了，我還是想着明天就要離開她了，越想越睡不着。

到了學校，心裏還是在想她。但又不敢寫信給她。這相思的焰火，只得深深地抑住在心頭。時常想要請假回家看她一下，就是五分鐘看了就走也就心滿意足。但是，可恨的A.C.中學是教會辦的，端午節也不放假一天，我只是相思着苦悶地等到暑假才能回家。

好容易苦悶地等到了暑假，然而，到了家裏一心希望這回可以長時間地和她談笑着以至於頑耍了。不料，她却先一天也因學校放暑假回家去了！回家去了！

她們的暑假期只有一個月，我的暑假期却是兩個月，我心裏在想：我將來還可以在家裏和她相見一個月呢，忍耐着吧！忍耐着呢！但却不料她們的學校已經開學了，我的妹妹已經上課好多天了，她却沒有來！有一天，我忍耐不住了，於無意中間我的母親說，「雯姨爲什麼還不來上學呢？」『前天姨太叫人來說，雯姨是在家裏病了，不知道現在好了沒有，我在掛念着她呢！』我母親說罷，使我的心裏感覺——她原來是病了！是病了！真的不知道現在好了沒有呀！使人掛念得很！我母親接着說，『明天叫人去看她。』我心裏在表十二分的贊成，但並不敢在面容和言語上表現出來，只是說，『V. K. 女學』

已經開學十多天了！』說一句好像關心而又不關心的沒頭沒尾的話。

到了明天，我母親叫一個婆媽——林媽——買了一些餅食去看她，我心想要托林媽寄聲問候她的病，但又不敢說。她的家是在丑村，離我們家裏只有十多里，有火車五分鐘就到，我也想要去她家裏看她，然而，一則因為沒有去過，一則也找不出理由來，終於這個心願也不能實行。

這一天，心潮起伏，行坐不安，想起她的病不知是輕是重！越是煩憂，越是想念着她；越是想念着她，越是替她煩憂；初戀的味道，在心頭飽飽地嘗到了！但却不敢表示出來，只是時常走到我母親的房裏去看林媽回來沒有。午飯吃過了，林媽還沒有回來；等了一個下午，林媽還是不來！到了吃晚飯的時候，我母親在說，『林媽去丑村爲什麼還不來呢！這老媽子是看姨太的樓房好玩，菜好吃，姨太假意一聲叫她過了夜才去，她便留住了吧！』我這時恨林媽

極了，心想，回來給他吃一個耳光！

明天一早便起身。吃了早飯在正廳後面的小樓上讀書，大約在十點鐘光景，無意中聽到樓下一句尖利溫柔的聲音在說：『姊姊！我來了呀！』——那不是她的聲音嗎？她來了！她來了！心想急要下樓去看她，看她病後消瘦沒有。但又想，不可出之太驟，那是禮教不應許的呀！終於只是提高喉嚨在讀書，希望我的書聲傳到她的耳朵，使她知道我並沒有出門，是在家裏等她來呢。她好像並不注意到我在樓上的書聲，更好像不注意到在樓上的我了，她只是急急地使上學去——多麼使我難過，幾乎要哭出來！

午飯大家聚餐的時候，她看見我叫我一聲『哥哥』，我恨她午前來的時候不理我，只是冷淡地叫她一聲『雯媛』。『你們的學校，還沒有上課麼？』她問着我說。我又冷淡地答她一聲，『我們放暑假兩個月。』『噢！你們好

極了！放暑假放到兩個月，我們才一個月便要上課了！哥哥！今年的夏天熱得很，你在家裏覺得熱麼？我們的家裏比較涼快些。我時常在想，哥哥！你們這裏一定熱煞人了！我本來是在恨她，但給她這如簧的言語，活潑的表情，動人的秋波，却把我的恨她的心，立刻變成愛她的心了。聽她一句話，愛她更深一層，終於帶笑地對她說，『我們這裏也有時候涼快得很呢！那花廳外邊的小走弄門外有一株龍眼樹送來的風，不是很好的地方嗎？我就常常坐在那裏吹涼。』接着我的母親和妹妹弟弟都在和她說些別後我們長我們短的話，我也插些話下去，這一天，我覺得快樂萬分。

晚飯後，一家的人和她都到樓上的晒台乘涼，她和我的妹妹竟唱起歌來。她那尖利的喉音，真可以響遏行雲，使我不自覺地竟和她唱着。大家談談笑笑，不覺聽到樓上的鐘聲敲了十下，我的母親說，『之妻！今天才從家裏來，太

勞頓了，早一點睡覺的好，明天一早便要上學了。歷兒！天不早了，也可以去睡了。」我的心裏只是不願意下晒台，我的弟妹們却「睡了！睡了！雯姨要睡了呀！」跳着喊着向樓下走去。她和我母親下樓，我也只得跟着下來。在樓上，我進了我的書房，上了洋燈，回頭她却手兒挽着我的妹妹也跟着進來。我母親先下樓去了，在樓下高聲的喊道，「之雯！早些睡了。歷兒！也可以去睡了。」好呀！我們就去睡了。」我們齊聲在樓上應着。她進了我的書房，翻一翻我的英文書，看一看我的畫片，我心裏在想要向她說，「你在家裏病了麼？現在身子可好呢？」但却不敢說出口來。她略站一下，便說，「我們去睡了！」和我的妹妹下樓去，一路却似乎怕天黑，唱起歌來。我也就吹熄了燈，跟她下樓，但經過了正廳，却不敢到她的房裏——花廳去坐，或站一下；只向自己的上房進去睡覺。在床上還聽到她的尖利溫柔的聲音在和我的妹妹說笑着。

但是，因為今天特別快樂，也就一下就入夢了。

這樣吃飯同一桌，晚上乘涼在一塊，時光輕輕地過去，到了我離家上學去的時候，終於不敢向她表示過我在愛她！一來，是因為我怕羞，二來，是禮教的權威，使我十分怯弱。到了學校，又是心裏在想念她，却終於連一張信都不敢寄給她。

二

中秋以後，接到我母親的信說，家裏已經把我結婚的日期擇定了，就在十二月初旬。使我呆住了半天——「前年父親替我定下這門親，我只知道她家姓趙，而她的名字叫什麼，我不知道；兩人也未曾會過面，一些愛情都沒有，怎

樣可以結婚了呢？而且聽說她是目不識丁，大我兩歲，纏了小腳的一個鄉下女子，叫我如何和她一起呢？何況，我的心裏是在愛雯姨，和她結婚不是對於雯姨沒有希望了嗎？一時想起來，十分不願意！但是，那時我才十六歲，我的思想還是庸俗而又腐舊得很，一轉想，婚姻自來是父母主張的，我有什麼力量反對呢？而且，之雯小姐，我是叫她「雯姨」的呀！她雖然和我沒有血統的關係，但她是我的繼母的表妹，社會上是不允許我的心願的呀！我對於她的願望只好自己打消的吧！只好自己打消的了！只好自己打消的了！這樣一轉想，對於她的熱烈的愛，冷了一些；但却又心頭時常在想念她！

十六歲的我，那時性的煩悶已經感覺了。既然知道要結婚，要有一個女子伴我同睡了，倒也在希望結婚的日期早些到來。雖然有時也想起和一個素不認識而又沒有愛情的女子結婚，未免太不應該；但一轉想，社會上許多人